

艺术典

藝術典第六百五十七卷

堪輿部彙考七

管氏地理指蒙三 擬穴第二十一

藏穴配神返始五行之造封墳積氣發揮列宿之臨乘其勢之至止擬其穴之淺深淺不淺於太陽深不深於太陰淺不淺於露深不深於沉惟觀其至止而搜尋 方葬之期爲五行始立之日既墳之後卽列星昭應之年李淳風曰太陽頂也太陰足也高爲太陽低爲太陰太陽氣浮故宜淺太陰氣沉故宜深郭氏曰藏於涸燥者宜淺藏於坦夷者宜深涸燥高處也卽太陽坦夷平處也卽太陰郭氏又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其起處卽露處宜淺平原龍伏地中其伏處卽沉處宜深管氏恐人徒究淺深不明穴法特揭出至止搜尋庶於穴法旣眞而淺深不致無據

窪窪之止止於握手口降伏之止止於掌心掌心之深深於捧璧握手之淺淺於攫金金藏木舌含無淺唇之露玉蘊龜紋窪無伸臂之侵淺於跗武深於肩坳者形必指於走獸淺於膊翼深於背崦者形必指於飛禽淺於股者釵腦之不的淺於鑰者櫃角之不擒一作鉗深於柁者船首之不載深於弛

者音霸弓附中手執

處也考工記作把

弓臂之不禁吾方舉一隅以示古子期反三隅以通今

握口較掌心稍高窄

洿而扞於掌心便脫真氣握手之義縮杖類也掌心較握手稍卑降伏而扞於握手便犯真氣掌心之義綴杖類也掌心屬陽宜深奉璧得四尺以上握手屬陰宜淺攫金得二尺以上金玉皆指骨言藏蘊猶言葬也木舌龜紋一言其屬陰一言其屬陽兼言其含者不得有脣之露洿者不得有臂之侵跗足背也跗武爲足所蹈之跡跡之淺者肩切則深於跗矣膊翼處薄背崦處厚薄者宜淺厚者宜深釵股當深於釵腦今淺於股則深於腦而腦反覺其不的櫃鑰當深於櫃鎖今淺於鑰則深於鎖而櫃反爲之不擒柁與船首適得其平弛與弓臂其力有定觸類而長之存乎其人耳

是知既有淺而有深必有正而有輔曰頸曰鼻則鎮頭而正坐曰耳曰頤則輔穴一作月而寬取如駝則鎮肉鞍而坐肩頂如人則坐臍腹而案膝股然萬變不足以盡其形一竅豈可以窺其體難乎穴法之不可以執一也 輔者旁穴也頸鼻處人之至中耳頤皆在一旁故曰輔寬緩也穴法有寬有緊曰寬取者不欲其急受也輔穴當緊取此云寬取者誤肉鞍曰鎮在坐之後膝股曰案在坐之

前

端巧之精神容受之氣槩求之不得不習於目目之不得不灼於心目熟其形心研其極目會於心心順於目相通不間於一絲相應不留於一息故曰擬穴之道心目之巧擬穴之要心穴之妙 精神氣槩能會於心者穴自不逃於目其不得於目者由於不得乎心然心不自闔歷中來心無由得明目無由得清也

是以或結於阜山無石曰
阜又厚也或結於洿形接於目而淺深之法已灼於心或結於衝或結於閃形接於目而遙避之法已灼於心或結於縱或結於衡形接於目而乘倚之法已灼於心或結於正或結於輔形接於目而寬緊之法已灼於心或結於枝梢或結於樞帶樞帶以枝梢爲左右枝梢以樞帶爲的領一作實或結於盤膀或結於胸乳胸乳以盤膀爲應氣盤膀以胸乳爲辰屏
蓋故凡隱顯之形而著於目則元妙之法已灼於心心目著灼利慾不淫則一區之穴活龍之鍼或心逃於目目昧於心心目俱喪利慾相淫則一區之穴屠龍之鍼 阜不宜深洿不宜淺不結於衝而結於閃則衝處宜遙不結於閃而結於衝則閃處宜避南北曰縱縱者宜乘東西曰衡衡者宜倚正宜緩受輔宜急

取正如鼻頰來氣無偏故欲緩寸金賦曰直送直奔有氣要安無氣輔如耳領來氣旁注故欲緊寸金賦曰橫擔橫落無龍要葬有龍衝閃與正輔相似但衝則氣猛正則停蓄閃乃側落輔乃邊收穴結衆多處始有枝梢極帶之類盤膀胸乳之形見於上下者彼以此爲用此以彼爲主也凡形皆隱者多而顯者少顯者卽中人皆得見隱者非上智不能知况天下之庸術多而吉術少顯者尙不能察矧隱者乎龍之不爲其所屠者寡矣

吉術規模想英門之丰采瞞奴舉止傷敗葉以呻吟又况一龍成形故多穴法一穴得氣餘脈不穿故曰住勢成形結穴難探於一脈乘宗得氣孕和忌脫於八元拆字詳資於分貝屯兵失律於爭權惟忌兎脣之直裂不關蟹眼之橫聯吉術能活龍者瞞奴能屠龍者穴法雖多正穴止一一穴得氣餘脈不穿楊公以一瓶爲喻一瓶分衆小口噴水而水從衆小口出若放一大口出水而衆小口皆不出餘脈不穿之謂也一脈者卽八元之一脈而八元又各有其一脈是元出其脈而脈統於元但脈則甚微而元爲最著分貝爲貧屯兵失律者是分散其一元之氣然惟兎脣之爭主者爲然若蟹眼內顧而左右脚橫聯遠抱雖曰分劈寶爲我術不得謂分貝爭權也李淳風曰

元者頭也百骸四體氣血所會有元首之義凡住形結穴必取來歷遠到落頭端的若分派如釵股如材扛一作船如丁又如脈板皆氣之散處不可穴

又曰東南峭秀龍成一穴而氣脈無餘西北寬平穴在比肩而風水皆集經常之說雖口口之能誇機變之微豈蟲蟲之可及 峭秀故多文章譽髦寬平故產聖賢豪傑惟峭秀則氣單遂無餘穴可祐惟寬平則氣博其比肩皆得有氣機變之微穴法之變幻靡常也

博如愈公而不免墳他盆切水衝岸壞也突智如石氏而不免淹濕 蕭吉曰昔白馬寺愈公卜基爲水所壞石涓卜陳留倉基爲水所沒然二人者皆博學世代之術而俱不免有此

傷於妊者未明於腹乳遷於項者尙辨於咽喉穴不結者如當簪之堵情不住者如出港之舟案外見洋高既危於激脚一作繳腳鉗前逼案低又蔽於埋頭 妊居腹之中腹之剛飽處是妊乳則柔軟如垂髫乳可安腹不可剖項當曲會以首爲顧咽喉如杵握無情當簪之堵脚下一無兜收出港之舟全身尙在游動案外見洋屍同暴露鉗進逼案坐若井中 李淳風曰內案低伏穴場高露隔沙見外洋流水故曰激脚案外通透衝心散氣風吹不融結

然勢分則形不住形分則穴不居並頭之住謂之爭主岐頭之住謂之分途形既不住穴不可尋左不結於拓弓右不結於刺鎗一作穿針左不結於斷蛇右不結於劈蠶曹叔忌前不結於直胖後不結於四不結

曹叔忌前不結於直脣後不結於四不結

順情或在左而左如斷蛇者委靡而死縮情或在右而右如劈蠶者嬾坦無兜收前之直胖穴不可容後似橫琴脈無從至鵝頭細飽高危牛鼻風吹水劫魚尾兩宮砂反雞心突小難藏

穴之不結形之不才窟不可造的不可培騎龍分水祇因勢而併鉗口吐舌祇因形而裁 穴生於形之中形不成穴自不可得後世遂有造其窟培其的者然騎龍分水去山掉轉爲案窟居於勢之中鉗口吐舌重複結頂成形的出乎鉗之外不可謂其不才而棄之

山岳配天高下已基於開闢精光應象星辰常發於昭回清濁先著吉凶有媒惟記墳而列樹按小往而大來勢就形全寓驪宮於執福穴逃水脫得分野於司災然則墳不必封坎不必掩安安恬恬以基六極之胎蓋古有尋龍之伎術而無造龍之匠工功高大禹導洪水必因山川罪重蒙恬築長城而斷地脈夷險可資法何取於尋龍真積自天氣徒傷於憑力嗟喪家之荒塚役何限於論干仰

昌族之先墾工尚慳於計百山岳之高下原自天成故其精光上應列星得於清者吉得於濁者凶所固然也既墳之後爲陰往陽來之候而執其福司其災者卽寓於某龍某水之中若以爲災福無關於宅兆則墳亦可不修而任其六極之遭矣第古有尋龍者而無造龍者惟因其自然之性損者益之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若生生培的造窟亦何異蒙恬之築長城斷地脈也蓋高下既可以實而成則不必有尋龍之術而抑知其基於開闢者天不可得而爲之也往往見喪家之塚侈役客土奚啻千萬而昌族之墾小有未全者百工曾不及焉

得穴第二十二

善惡之機兆於明祥滲之應繇於默在昔五帝配於五行以成天地之巧以齊天地之德分之五帝之五墟以享天地之祀以配天地之職是以五行攸屬司福司災在冥冥之中常審於授而嚴於擇雖龍蟠虎踞衝陽和陰不可得而推不可得而識巧術由之而目眩妙算由之而智塞冀其吉者固凶之所閉一作蔽相其吉者何凶之所白一作不求其故而不洞則頹然而委分定而任贓斯福善禍淫是冥冥中一事而不得穴與不得穴之故權默寓於善惡之間嗚於授者五神之攸惜嚴

於擇者人事之當先至巧術之目眩妙算之智塞則又視其人之爲善去惡爲何如昧者不知也以爲當日所望而吉者何今日反見其凶謂禍福之不足憑也於是聽贊斯所爲而莫可解耳指三股以爲釵誑橫棒而作笏勢一端而難盡形萬變而易惑惟知七星之建十二辰不知六運之調帝側此以下皆贊斯所誑釵二股笏側立內朝三股爲釵是洿有其伸者橫棒作笏是兩頭瘦直無情七星斗也斗杓正月指寅一歲歷十二辰是爲月建通世所共知者舊註曰帝側六星均調六運况無形而言之乎

經常之三形四勢雖在目而不見隱伏之精神氣槩徒閉心而不得斯口仰誇而主適投衢目俯指而遭遇望勢若是而形非形若全而勢闕勢若住而形奔形若到而勢絕勢若順而形背形若連而勢泄勢若續而形孤形若居而勢越勢若聚而形分形若安而勢兀勢若蘊而形暴形若潛而勢突形勢僭差而不相得者皆山水之背望音治土爲甄四周於棺也三形四勢一舉目可得見者精神氣槩在隱伏之中非潛心體認未易明也贊斯一流在顯明者尚不能察又何能索之隱伏之内耶所以形勢似是而非一類皆出其指顧之中

山若薄而水囚水若臨而山竭山若駐而水傾水若瀦而山發山若順而水衝水若遠而山割陽若正而陰淫陰若粹而陽厥金若阜而庚巽潺潺木若巘而乾甲汨汨火若秀而艮丙湍流水土岡而坤壬流沒雙宮散氣固非一祖行龍漏腋分屍徒有三陽元室 薄終止也囚幽暗而不流也山雖似止水幽暗而不流者在源之窮水雖似朝山一往而無餘者在水之尾山雖若駐而外氣不停木雖若瀦而後龍尚去山順則水纏水衝者其情皆僞水遠則山圓山割者其意非是陽正陰淫者陽山而得陰水陰粹陽厥者陰山而遇陽流金之庚巽木之乾甲火之艮丙水土之坤壬皆生旺也兩宮俱破謂非其正派行龍蓋有從生趨旺之龍必有自旺朝生之水理勢之自然者若漏腋之水謂之分屍與雙宮散氣無以異也雖有三陽元室亦何益耶

洪溜覽流於夾脅肢體未成直槽杓覆於崩脣本元俱脫豬溷孤遺漫蚓陌失祖亡宗薑芽儕雜飛
一作亂蜂房有鉗無的 洪溜大水從上溜下之謂以竹通水曰覽流凡龍成形者必分牙布爪若脅爲洪溜覽流以限之肢體無自而成直槽水之衝處杓覆氣之蠱者見於崩脣之上則龍與水俱脫也袁天綱曰如豬遭穢獨山也如薑叢芽亂山也

夷兮曠蕩而無垠險兮偏傾而不躡裙披肘外猶若踞蹲刃透拳頭無非讎敵衆方競競而不安爾獨揚揚而自得　夷取其突險取其窟今夷者茫無涯際險者兀側難安裙披肘外雖云不顧尚有蹲踞之意刃透拳頭尖殺當前寃非讎敵之情凡此者衆無不驚悸難安而五鬼乃視爲自得何耶

是以目亂心盲祟迷聰塞水嘈精殺不聞灘瀨之驚天腕遶林禍豈覺坳風之刺腋　目之亂由於心無定見心之盲由於目無定識祟之迷由於其神不守聰之塞由於其智不遠故嘈嘈之水則精爲殺矣而五鬼如不聞腕外風穿則腋爲刺矣而五鬼若不見禍蔽也林禍是腕徒得林遶以爲蔽而風實有所不能遏

故葬龜者肩曷延齡塾始驚於依岸背何傷壽曳已離於藏沙凡此元微曾未之得每爲之興嗟而歎息　龜肩藏蓄故延齡龜背孤露故夭折　得穴一篇先言得穴之故在乎積善中言不得穴之理在乎蟬嘶末言龜肩以示其穴之之地

擇向之法乘其應也取日月照臨之象得方諸致感之神雖形勢之不續亦表裏之相因後來今爲主前來今爲賓取賓主之喻者欲如賓主之情親主降元室若虛懷而有待賓進階廡類却立而前陳情意相投而無間形勢相駐而不踐如尚義之烈女如死節之忠臣奇峰特發固可直中而取的耦巒聯秀則當坳裏以平分內奇外耦猶茵孽之藉足外奇內耦忌覽溜以衝身擇向一篇與前案應篇相似形勢不續形止於內勢來曲折不能一向其形既止外之朝案自必與形應內之立向不能舍朝應而別有所之卽表裏之相因也然後篇有云直墻正鉗山與水純正鉗橫山水之溼者不可不知單峯取其中兩峯取其坳內案奇外應耦是兩層案應有藉足之勢外應奇內案耦耦峰中必有水故忌覽溜衝身若朝陽者則爲善矣然正龍真穴與應案相合者十之七八其不相合者二三而已蓋真龍正穴未作穴先作朝窪有不合者舊註曰內重單案要知茵孽或雙山並立忌覽溜之衝穴內

如頓蘚植圭如禪壇神島如聯珠列岳如九鼎七星夾輔不論其駁雜如華表雙旌如駟馬高車如六駄鳴鑾如十臣八佾並肩以辨其真純庶免乎乘偏相勝孤遺失倫如頓蘚植圭等皆端方特

異之峰其左右之相輔者不必論其陰陽之駁雜如華表雙旌等皆和同比類之峯衆山之中又在擇其陰陽之純粹乘偏言不能得中孤遺言不獲其隊乘偏而得其純粹者不得謂之相勝孤遺而得其純粹者不得謂之失倫

纛軍中大皂旗名上圓下方曰圭封土曰壇海中有山可

依者曰島三足兩耳曰鼎禹收九牧之金鑄之荆山之下故曰九鼎旗者析鳥羽爲之其竿頭綴以旄牛之尾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驂也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佾舞列也人數行數縱橫皆同故曰佾

惟陽朝陽而粹陰朝陰而純詵詵兮振振兮駢英疊萼以齊芬彼有穴身而顧尾穴踝而宗身類是之穴皆連向而未分須小水關其內大小在外而周巡 詵詵和集貌振振蕃盛貌陰陽既得純粹又有詵詵振振之峯巒相爲和集而蕃盛必非一人之榮貴矣故曰駢英曰疊萼穴身顧尾蟠龍穴也穴踝宗身廻龍穴也彼此相顧作向曰連是無其外朝者須小水關其內堂氣斯固大水巡其外內氣乃凝

山際水而勢鍾形固內就水限山而氣聚勢以旁眞默默之觀觀其流泉如虹如帶羅遶城門穴不

欲露水水不欲露墳深居潭潭之相府乃爲堂堂之貴人其爲不露是以爲珍抱龍則貴反龍爲屯抱龍爲龍蕩反龍爲龍奔凡厥流水其歸一端然水城形勢與息道漏道其又別焉此一節以水爲朱雀者而言山際水者是龍之穴結於內而外勢邊於水際水限山者是大水直探穴場勢必以左右爲區穴蓋當面水衝中難立穴故穴必居旁者勢也默默之觀以水非穴上所宜見流泉其出於內堂者也恐穴上見水則內不藏水外見墳則前不塞須潭潭之深堂堂之邃乃得爲穴之眞的然水雖曰不見若反而抱外又爲山龍之虧水龍之奔也郭氏曰朱雀不舞者騰去亦卽是反之義此特舉面水之一端言耳若息道之內口與漏道之外口又當有別焉舊註曰所論相勝意在言子位不均孤遺言孤寡失倫言淫亂公明微言吉凶而吉凶多證景純多談禍福而禍福罕驗讀景純書當以重取輕讀公明書當以輕取重又曰景純謂若踞而候若攬而有若進而郤若坐而受固則甚巧但踞候失虛受意思拒傲不若屈也

復向定穴第二十四

立穴之法復向以決復向之目見穴始出古人習之必有可傳之決訣一作順勢逆形隨形探骨擬穴

指向復向定窟 夾返也往返行故道曰復復向是往其穴之所向而始決其穴之真的也蓋穴之地初不易見惟至於向而穴無不出之形此古人所以有南山有地北山觀之訣逆者未至而迎之凡順龍之結穴必逆順勢者順其勢之所往而逆其形隨形者卽其形之所在而探其勢擬穴者從其穴之所止以端夫向復向者又卽其向之所在以驗夫窟而穴在其中也

窟必有的的則不突 窟無的則窟爲無氣之窟的者隆然而起突則無窟矣

窟必有容容則不兀 容者容身於其中也兀則不可容受惟高而上平無捍脚之街耳

窟必應水水則不脫 窟之應水若夫之與婦脫則遺而棄之

窟必應向向則不越 窟之應向若主之遇賓越則情不相接矣

窟必應於四輔四輔成列窟必應於三形三形衆結 四輔卽四勢三形由四勢而成窟又因三形而成故曰衆結窟有不應者

窟必有唇唇不吐舌 窟之唇若鵝毛敵起之唇不似舌之吐也

窟必有額額不散闊 額與的相似但的則隆起額則廣平若廣平而至於散闊額非其額矣

窟必有領領非喙蔚 領者兩頤豐滿喙則瘦削而不容也

窟必有臍臍非腹拙 脍者其凹雖小而圓腹則飽不可犯

窟如仰掌掌心盛物 仰掌穴在低坪陽水聚於其中

窟如覆握握口搆搆 覆握結在垂坡

窟如獻掌獻掌非犁僻之峭立 獻掌穴結最高如犁僻者必尖如峭立者必危若獻掌者雖高而不危也

窟如虎蹠虎蹠非羊蹄之奔逸 虎印者寬羊蹠者窄

如花之趺萼如弩之機括括偏則弩不中萼枯則榮不實 萼者實所結處括者矢所發處

欲其高而不危欲其低而不沒欲其顯而不彰揚暴露欲其靜而不幽囚啞噎噎食窒而氣不通也 高者易

危低者易沒顯者似高而實不高靜者似幽而實明快

欲其奇而不怪欲其巧而不劣 奇者正之異

欲其正而不衝不兀欲其輔而不倚不孛 正畏當衝而突兀輔防傾側以欹斜

欲其橫臥有懷而不挺欲其蟠抱有蘊而不噎 橫臥有懷則首尾交顧挺則直矣蟠抱有蘊則虛而有待噎則中有以塞之也

欲其收拾而不隘不舒欲其專一而不競不洩 太隘則不可容太舒又慮氣散在收拾之得宜競則左右相爭洩則前無阻塞惟專一者能固但有他顧之情卽非專一之義也

欲其騎而不鉅司夜切去鞍也欲其懷而不別 騎而鉅者謂無其窟懷而別者謂無其賓

左右荒落而精神表著高下寂寘而氣槩軒豁 舊註曰左右高下皆無可觀獨穴當守則變相見矣 左右之精神高下之氣概無一不凝注於窟中

堂堂然廈屋之瀟灑潭潭然奧室之明潔人不可施天不可奪是以驪山之塲未乾而嬴秦之祚已絕惟漢文以恭儉安神仰社稷光輝之日 堂堂言其正潭潭言其邃凡此者皆天造地設非人力可施觀於驪山之憑力恃勢霸陵之無所增損可見矣

承祖宗光第二十五

出祖蓋祈於顯祖豈迢迢挺直之長承宗必貴於興宗愛節節顯昂之至 此篇言祖宗貴乎高大